

祈祷太空和平

下

智圣法师·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祈祷太空和平

(下 册)

智圣法师 著

華夏出版社

第十六章 无生无死的生命本质象 童谣那首圣洁的老歌

人生最宝贵的是灵性或真理,启发一分的灵性,才可以有一分的智慧,才懂得一分的道理,启发十分的灵性,才会有十分的智慧,才懂得十分的道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灵性或真理。

人生最宝贵的乃是“智慧”,人生的第一件事,应是追求“智慧”。这里说的“智慧”有别于“聪明”与“天才”,所谓“智慧”,乃是由那光辉圆满的灵性所流露出来的一种领悟力;有了这领悟力,则万事万物在它之前,了了分明,无所遁形,所以,它能领悟一切真理而无所遗漏。灵性和领悟力与真理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东西。譬如镜子一样,一面平坦光滑而无尘垢的镜子,我们可比作“灵性”;镜子有“照”的功能,我们可比作“领悟力”;所照见的物像,可比作“真理”。所以,一个灵性未经启发的人,我们不认为他有智慧,正如我们不认为遍布灰尘的镜子有“照”的功能。启发一分的灵性,才可以有一分的智慧,才懂得一分的道理;启发十分的灵性,才会有十分的智慧,才懂得十分的道理。所以我们说某某人不懂道理或不讲理,与说某某人无智慧,或说某某人无灵性,意思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灵性或真理。

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智慧而不强调灵性或真理呢?理由是:“智慧乃是一种能力与作用,在三者之中,它居于枢纽的地位。有了灵性,若不加运用、训练,依然不会有智慧,依然不能了悟真理;正如镜面虽无尘垢,若不用以照物,依然不能发挥它的用途,不能显现各种物像。





智慧乃是以全体的灵性为根本,所以它与“聪明”和“天才”有所不同,因为“聪明”二字乃系耳聪目明之谓,偏指感官的发达。虽然所谓“聪明”有时意谓“较高的智商”,毕竟不如智慧之圆满与深沉。所以我们不会形容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为“聪明的人”,而形容他们为“具有智慧的人”。而“天才”往往指某方面的天赋而言,如天才音乐家、天才数学家。固然,圣哲多具天才,但天才并不等于圣哲,因为圣哲的智慧具有全面性与统一性。

根据儒家的经典,我们可知儒家把智慧列为第一优先。如《中庸》讲三达德,亦智为第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意为明白本有的光辉的德性,亦即启发灵性。再者,《大学》一贯的修养,其起点在于格物致知,所谓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物的道理以获得圆满的智慧。《论语》子夏也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切问、近思都是求取智慧之法,有了智慧便能引发仁爱心,所以说仁在其中。《中庸》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笃行之。”为什么孔子不换个顺序说:“笃行之,审问之,博学之”?显然是因为知在先,行在后之故。所以到了后代,王阳明才说:“真知乃能力行。”孙中山先生说:“革命的基础在于高深的学问。”

搁置圣哲的言论不谈,当我们静心而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领悟到智慧的重要性。试问有了智慧以后,我们还怕没有办法、没有希望吗?有了智慧,则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则人生一切问题都会豁然开朗,虽不一定能一时获得解决,却总有解决之日。宇宙人生的问题不外乎以下三种形式:“……是什么?”“为什么……?”“如何才能……?”比如说:“权力是什么?”“为什么人会热衷权力?”“如何才能获得权力?”“快乐是什么?”“为什么有人会不快乐?”“如何才能获得快乐?”无边无尽无穷的问题都逃不出这些形式。一旦有了智慧,问题都可得到解答,然后进一步徐图解决。

关于名利富贵……乃至男女爱情,对人都是利弊参半,都是有副作用与危险性的。这些东西被人所享受,但是拥有越多,则越容易招灾

惹祸。但如何能拥有这一切而不至于招灾惹祸,端看拥有者有无智慧以为断。有了智慧,则他的言行做法都能合理合情,妥帖稳当,则世间种种身外之物在他手中都能获得最佳运用,而不致为他引生烦恼。而且,在取舍之间,他能有明智的决定,在必须舍弃之时,他也不会黯然神伤,神魂颠倒,这是因为智慧发挥了作用。

当我们静心观察,我们可以知道,举凡古今圣哲,大都是提得起、放得下的人。当他们居高位、掌大权、享受厚禄之时,他们都能善用其声望、权力和地位,担天下之重任,发挥一己之长以利济生民;若不幸而时不我与,小人道长,他们也都能如古人说“遁世无闷,不见知而不悔”,悠游林下,了其余生。道理安在?一言以蔽之,曰智慧而已矣。诸位也许会问,为什么智慧能使人看得开、放得下呢?原因是:智慧根源于灵性(亦即大我),灵性一经启发,则小我观念日渐淡薄,其心广大开阔,能如庄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能如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其境界是“圆满”、“光明”、“空灵”、“轻松”、“自在”。其精神能力达于最高,所以能化解许多无谓的烦恼。此时,他不必再重视物质、声名、地位、权力,他所需要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而已。庄子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鼯鼠饮河,不过满腹。”的确,我们的躯体有限,容量有限,只要精神修养提高,智慧显现,我们原无需太多的物质,当然,更不需要虚名来安慰自己,权力来陶醉自己。一个君子,或是一个圣贤,如果他也追求财富、权位、声名的话,那么他一定是要借财富、权位、声名以完成他的伟大理想,而不是用这些东西来填补心灵的不足。

反过来看,一个没有智慧的人,那么他肯定是个对万事万物执迷不悟的人。他一定活得很痛苦,没有希望,一定会受人愚弄,受环境摆布。他不能自甘淡泊,他的欲望极高,可是他不知如何去获得所欲之物;若一旦得到了,反而招来更多的烦恼,因为他不知要如何处理、运用;若一旦失去了,更是懊悔不堪;这就是所谓的患得患失。以钱财为例,一个缺乏智慧的人,没有钱他感到苦恼,有了钱往往苦恼更甚,有





了钱再失去,其苦恼又复加倍。他可能财迷心窍,铤而走险,然后误蹈法网;若侥幸而成暴发户,便穷奢极欲,沉沦酒色,乃至玩物丧志;或者因不懂理财而旋复失去,到头来往往往落得身心交瘁,狼狈潦倒,其结局甚至比原先贫穷的境况更糟。何以故?无智慧故。举一反三,余可类推,我们可以了解无智慧之人真是一无是处。推而言之,他们有钱是苦,无钱也是苦;生病是苦,健康也是苦;孤独是苦,群居也是苦;做事是苦,闲着也是苦;有地位是苦,无地位也是苦。总之,他们提不起也放不下。

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对人生有最合理的安排;他能明白事物的本末先后;他能在各种场合中说出最适当的话,做出最适当的事,表现最适当的态度,他能应付各种问题;他能见微知著,鉴往察来;他不但能自知,也能知人,所以他对己对人都会不会低估,也不会高估;他能慧眼识英雄,也能慧眼识小人;他深悟人性所具的潜能皆无限而平等,并深知人人成功的可能性相等,所以他知道没有理由自卑,同样也没有理由自大;他深知道德之重要性,故随时提倡道德;他了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道理,所以他具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不仅爱家、爱国,也爱全人类,而且能推而爱万物。

一个国家需要有睿智的领袖,一个学校需要有高明的校长和教师,一个家庭需要有明理的家长,一个男人需要有贤惠的太太,一个女人也希望嫁给有灵性的丈夫……世界上有哪一件事不需要智慧去完成?有哪一门学问不需要智慧去领悟?有哪一个人不需要智慧?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以智慧者为领袖、为师长、为配偶、为上司、为属下、为朋友?

名利富贵对拥有者多少会有副作用和危险性,容易招灾惹祸;唯有拥有智慧的人不必担当什么风险,因为智慧本身即是避险的舟筏。而且名利富贵往往须由争取得来,到手之后便为众矢之的,所以难得易失,难保久远。智慧之为物,求其在我,不必与人争夺便能拥有,既有之后,不怕被人掠夺,因为它无声无臭无形;而且真正的大智慧总是深藏若虚,不尚卖弄炫耀,所以不怕招来嫉妒、攻击。有人说,智慧愈高则

烦恼愈多,那是因为智慧未成熟的缘故,智者也可能由于其他的原因而遭到讥讽、毁谤、歧视,但是这些讥讽的冰、毁谤的雪、歧视的霜都将在智慧的日轮照耀下,在心中消融无踪。

智慧是诸德之母,一切美德若无智慧为其眼目,必多趋于邪路,所以说:“诸德如盲,智慧为导。”今聊举数例以明之:不智之忠是为愚忠,不智之孝是为愚孝,不智之信是为迷信,不智之爱是为痴爱,不智之仁容易被利用,不智之勇往往自召其祸,缺乏智慧的果决名为武断,缺乏智慧的坚定名为顽固,精进而缺乏智慧可能愈精进而入邪愈深,创新而缺乏智慧往往只是表面功夫、换汤不换药。

当我们踏上人生的宽广大道,内心会有多么美妙的感受!但是若不能开启智慧的大门,这条宽广大道通往哪里呢?

按禅的方式解决问题,有道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何况是与自己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亲人呢?将这个道理再扩展一点,对我们的同事、同乡、同一个地球村的人类,不都应该如此宽容大度吗?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拥挤,因此,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烦恼和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碰撞几乎每天都在所难免。痴迷的,隐在矛盾里面不能自拔,其苦不可言状,许多刑事犯罪和心身疾病皆因思想偏执所致。如果我们在胸中装上禅机,那么,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化险为夷。

日本有位武士曾因白隐禅师一转语而悟道的公案很能发人深省。一次,这位武士问白隐禅师:“有人说世有地狱与极乐,真的吗?”禅师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循循善诱地引导武士开悟。禅师故意指着武士轻蔑加侮辱地大骂,致使武士忍无可忍,抽刀砍向禅师,当武士怒发冲冠、杀气腾腾地双手举刀过顶时,禅师开口了:“可怕!这不就是地狱?”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武士闻言,惊觉到自己的失态,马上把刀丢掉,然后匍匐在禅师脚下忏悔自己的鲁莽,禅师展颜一笑:“这个感谢,不就是极乐?”台湾了涵居士评论曰:“原来地狱、极乐、幸与不幸,全部





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有许多偏执与偏激的行为,如果当事人静下心来回头反思一下,就会为当时一念之差懊悔不已。但愿禅能使我们变得聪明冷静起来。

赵州从谏禅师有句名言“吃茶去”,无论你到没到过赵州,无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要人,来到禅师面前,一律都“吃茶去”!这里面包藏着一个了不起的禅机。可是,我们许多人却不能以这样一种平等心和平常心来为人处世。有的领导,用人只看学历、资历或是关系背景,完全不给自学成才者以尝试的机会,他们的茶是只给到过赵州的人吃的。而这种差别心又导致了多少幕人间悲剧啊。有许多人,过分追求名流,上大学要择名牌大学而不是注重专业,找工作要找名气大的单位而不是考虑实用,穿衣服要穿名牌货则不管它是否符合自己的个性;还有的人患上了严重的势利眼病,对不如自己的人就轻视侮慢,头扬得高高的,白眼看人,而对权贵大亨则满脸堆笑,言语生花,极尽奉承巴结之能事。这样的人,自以为生活得高人一等,但实际上很可怜,毫无人格可言。他们表面上活得比别人幸福,内心却比别人痛苦。因为,人的本性应该是自由自在、无所挂碍的,有了那么多的杂事和俗念,人还能活得轻松快乐吗?人一旦被别人的观念所左右,就会迷失自我,随波逐流,蹈入无边无际的不安之中,这是十分可悲的。所以说,在这个喧嚣的现实社会中,为人处世保持“吃茶去”的心态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有益的。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往往因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争吵不休,甚至大动干戈。遇到这类纠纷,清官亦感棘手难断。而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家务事处理不好,也是社会不安定的隐患。我们不妨用禅的方式解决。禅,意译作“思维修”、“弃恶”等,通常译作静虑。有人发明了一种禅那药方,用以治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有效。其方法是:将你所仇恨的那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也可连带写上他使你气愤的言行,把纸条折叠好,贴肚皮放好,双手劳宫对劳宫隔着衣服捂住纸条,然后静坐参禅。这时,你的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人的嘴脸,你的无名火就随之窜上来,心跳加速,



喘粗气、冒热汗,但你还是必须强迫自己把这个讨厌的面孔一张嘴咽进肚子里去,然后继续打坐参禅。渐渐地,腹内一片澄澈清凉,那个人的面容化为乌有。这时,你立即取出纸条撕碎扔掉。如此坚持做几天,纸条再贴近你的肚皮时,你就会不但不讨厌他,反而会有一种亲切感。有道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何况是与自己朝夕相处、风雨同舟的亲人呢?将这个道理再扩展一点,对我们的同事、同乡、同一个地球村的人类,不都应该如此宽容大度吗?

禅是佛教之塔上的光芒四射的塔尖,是宇宙间最高尚、最优美的人生哲学,它的生命在于实证。如果我们遇到问题都能按禅的方式去解决,那么,世界将变得一片光明、祥和。

苏东坡有一次过济南龙山镇,那里的监税官宋宝国拿出一册王氏所写的《华严经解相》给他看,并对苏东坡说:“这位王公修道已到了极致了。”

苏东坡就问宋宝国说:“《华严经》一共有八十卷,王氏怎么只解了一卷呢?”

宋宝国说:“王氏对我说,只有这一卷是佛语奥妙,其余的都只是菩萨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可观。”

东坡听了,心里觉得非常奇怪,就说:“我从大藏经里取几句佛陀说的话,再取几句菩萨的话放在里面,你能分辨出其中哪些是佛说或菩萨说的吗?”“我不能分辨。”宋宝国说。“不仅你不能分辨,王氏也不能分辨。我从前住在岐下,听说沂阳的猪肉味道最美,就派人去买一头猪回来,派去的人买好猪那天喝醉了,他买的猪也跑了,他只好随便买一头来给我。我不知道他带给我的不是沂阳的猪,结果我就用那头猪来请客,告诉大家那是好不容易从沂阳带来的猪,所有的客人吃了都大大叫好,认为是别地猪肉不能相比的美味,后来我派去的人承认沂阳猪跑掉了,所有的客人听了都感到非常惭愧。”

“从前买猪的事情使我悟到:如果人一念清静,墙壁瓦砾都说无上



法,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即使像买猪肉、娼妓唱歌这种卑微的事也能令人开悟。像王氏所说,佛语奥妙,菩萨不能相比,这就像吃猪肉的客人一样,不是痴人说梦吗?”

宋宝国听了大表赞同说:“是呀!是呀!”

苏东坡用猪肉的比喻来破除对佛法的谬见,虽然有点过度,却颇有深意,就是一念清净的人见什么都是清净,心中有佛,所见皆是佛法;心中无佛,即使是佛亲口所说,我们也不能领会它的奥妙。有智慧的人,瓦砾对他都是无上法;没有智慧的人,无上法对他也是瓦砾。

愚痴的人觉得黄金最珍贵;聪明的人知道石头有时比黄金珍贵;智者金石同一观。

苏东坡体会到这个道理,曾经写过两首有智慧的诗,后来成为中国名诗,一首是:

溪声便是广长舌,

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

他日如何举似人。

另一首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护卫正道需要流畅的表达能力,与人同坐谈话时,如果抢先说话,就表示浮躁,是轻率,轮到该说时却不说,表示心中有隐匿,有藏私。不去观察人家的脸色而说话,就是盲眼,就是瞎子。这些是说话的艺术,是做人的规矩;是善说的涵养,更是修行者的细行。

“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儒家之士深明言语的影响,于是在立德、立功之外,还强调立言的重要。而菩萨修行度世当中亦需具备无碍的辩才,如《八大人觉经》所言:“广学多闻,成就辩才,教化一切,悉以



大乐。”众生的烦恼妄见必须用智慧剑来斩除，而菩萨说法即能端正众生的错误知见。

善说，不只是辩才无碍、说话圆融，最重要的是心存善念、正念之言语表达。如果一个人心中满是愤恨，那么说出来的话必然字字是利箭，伤人无数；如果包藏祸心，即使口蜜腹剑、巧言令色，最终仍不免被人识破，甚至身败名裂。佛法告诉众生因果轮回的道理，自己现在所做的是、说的话，将来都要各自承担果报，若能遵守戒法，则能远离恶因。例如，十善法中有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菩萨四摄法中有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这都是令众生趋向善道的指引。

说好话之余，进一步还要能阐发自己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人明白言论中的义理，乃至认同、接受；此外，更要以正知正见为根本，有慈悲智慧之胸怀，罢斥邪说、显扬公理正义。如：春秋时代的晏子，以机智善巧提升国家的地位、化解自身的窘境；唐朝的魏征，在直言进谏之外亦能以种种方便，巧妙地使君王接受谏言。孟子说：“予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为了护卫正道，为了度世的宏愿，流畅的表达能力是每一个行者所应具备的基础。

战国时期，蔺相如怀璧出使秦国，谒见秦王，发现秦王没有诚意以城换璧，他就故意说：“我方才献出的和氏璧，有一处小瑕疵，容我指出来。”他把秦王手里的和氏璧，又拿回自己手里，然后，依柱而立，指责秦王说：“大王无意换城，我已了然，只好把和氏璧要回来。大王如想加害我，只好把和氏璧和我的头，撞向柱上，同归于尽。”说罢，他就怒目瞪视秦王。秦王见状，只好不杀他。蔺相如既知换城之事已不可能实现，暗中派人带着和氏璧回到赵国。

秦王知道杀死蔺相如，只会妨碍到两国的邦交，因此，好好招待他一场之后，放他回去。蔺相如的善于辞令、人品，和过人的胆识，终于保全了赵国的国格和和氏璧。

再说南北朝时，有位求那跋摩高僧，是印度厕宾国的王族出家。南朝文帝元嘉八年，跋摩大师来到建业，文帝请教大师：“寡人想持素并



不于非时食,且禁杀生,但我身为一国之主,掌全国政治,种种拘限,无法满愿,不知怎么办才好”

跋摩大师回答:“帝王的修行法和平常百姓有所不同。小百姓身份贱,名分微,自然应该吃苦耐劳,勤俭修行,帝王拥有整个天下,掌管所有的百姓,只要说一句仁德的嘉言,官吏和百姓都会很欢欣,行一仁政,则人神都高兴而随顺。虽然用刑而不滥杀生命;虽有征役,而不剥榨人民的劳力,那么天下就风调雨顺,寒热适当,百谷茂长。这样的斋戒才是大斋戒,大功德啊!这种不杀生,可算受持不杀戒的极致啊!那里只是放弃半天的饭,或保全一禽兽的生命,就算是大慈大悲大功德了呢!”文帝听了这番巧论,不但欢喜赞叹,还命令掌职的官吏供养跋摩大师,全国也都崇拜供养。

明朝莲池大师曾经赞叹道:“求那尊者谈佛法,道理正确而说法圆融委婉,善巧解说而不违背正理,才是真正融通佛法和世间法而不相妨碍的人啊。就是古代贤良的谏议大夫,也不过如此。”

儒家云:“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就是与人同坐谈话时,如果抢先说话,就表示浮躁,是轻率。轮到该说时却不说,表示心中有隐匿,有藏私。不去观察人家的脸色而说话,就是盲眼,就是瞎子。这些是说话的艺术,是做人的规矩,是善说的涵养,更是修行者的细行。

古人亦云:“立德、立功、立言。”所以说话除了会说,更要能善说,说得好,说得恰到好处,恰如其分,进一步还要从说话中建功立德、造福人类、净化心灵。而佛陀说法更是圆融无碍,常以善巧譬喻,应机提掇,让聆听法音的众生,身心热恼尽消,清淳无比,当下即能契入佛法义理,可知佛说法的音声,中,蕴含殊胜的智慧与功德力。

智慧出自清净心,智慧是每一个人自性里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具足”就是没有欠缺,是圆满的。你的“财富”、“智慧”、“德能”是圆满的,没有一样不圆满,都不是从外来的……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集成为经典,再加上历代祖

师大德们的注疏,合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大藏经》。它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就是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也就是《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诸法”是一切法;“实相”就是真相。“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人生”就是我们本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桩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

若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白,在佛法里称为“觉悟”。彻底明了的人,我们称他为“佛”;明了而未能彻底的称他为“菩萨”。“菩萨”是梵语,玄奘大师翻译为“觉有情”,即觉悟的有情众生;而我们则是不觉,是迷惑颠倒的众生。菩萨是觉悟的众生,可见他们不是神明。所以觉悟就称“佛”,就称“菩萨”;不觉则称为“凡夫”,可见凡圣平等,只是迷悟差别不同而已。佛、菩萨觉悟,众生迷惑;觉悟的人,生活就自在,在生活里,自己做得了主宰;迷惑的人,则被外面环境主宰着,自己不能做主。

智慧是每一个人自性里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具足”就是没有欠缺,是圆满的。你的“财富”、“智慧”、“德能”是圆满的,没有一样不圆满,都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求的难,不容易!佛法的求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因此佛法称为“内学”、“内明”。佛法要从心性中求,也就是从清净心里求,清净心是真心。

佛法不但重视理论,更重视实行。理明白之后,如果做不到,则是空的,所以佛法重在行门。“行门”就是生活。

性德虽然本来具足,但须靠修德彰显。修德,就是你要会过日子,要会生活。从前人说修行,现在听“修行”两个字,感觉很神秘、很神奇,很不容易体会里面的意思。实际上,修行就是修正一切错误艰苦生活。

我们要懂得修行,修行的标准是“戒、定、慧”三学。“慧”是真实的智慧。持戒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守法、守规矩。持戒就是守法。我们一定要养成守法、守规矩的精神。除了佛教的戒律之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国家宪法及地方上的法律、规约,乃至生活习惯、风俗、道德观





念,都要遵守,这都在持戒范围当中。人守法,心就清静,所以心安理得,心里安静了就容易修定,因戒生定。“定”就是真心、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凡夫的心不清净,就有烦恼,就有妄想。

想想自己常生烦恼,人家常生智慧。差别就是他的心清净,我们的心散乱,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著、烦恼,这是增长六道轮回,我们天天在生轮回心,造轮回业,不是修菩萨道。轮回是苦海无边!觉悟的人,要赶紧从错的地方回来修清净心。

戒定慧,是佛法指导我们修行的总纲领,其他一切法门,都不出戒定慧三个大纲。

学佛的同修都知道佛、法、僧三宝。“佛”代表觉,佛是大觉之人;“法”是经典,代表佛知佛见,正知正见是如来的智慧德能,也就是诸佛如来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僧”代表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三宝是觉、正、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

在日常生活中,穿衣、吃饭要觉悟,不能迷;要正知见,不能有邪知见;要保持清净心,心地不能被污染,所以佛法修的是觉正净。学佛没有别的,就是把真心发掘出来,把妄心舍弃。妄心是生灭心。妄心是指念头,念头是虚妄的,前念灭了,后念就生,生灭永远没有停止,这是妄心、妄念、妄想。把妄想舍弃,真心就现前。真心是清净心,没有生灭,所以清净心生的是真智慧。

由此可知,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清净心里生的,是从禅定功夫里生的。

何谓慈悲?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诸佛菩萨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平等心对待一切有情,儒家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外,墨家讲“兼爱”,耶稣教世人“博爱”,这都是慈悲心的展现。

怎么做才称得上大慈大悲呢?从前有一个很慈悲的人,乐善好施,任何事情都很乐意帮忙。有一天,他看到两只狗在打架,心生不忍,便靠过去对着两只狗劝架,同时伸手将它们拉开,结果手指头却被狗给



咬伤了。处于无明瞋怒的状态时,人道众生尚且作不了主,何况是畜生道呢?所以,只有慈悲而缺乏智慧,称不上真正的慈悲,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自己反而受了伤害。

真正的慈悲是悲智双运,懂得运用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慈悲,并非顺着对方之意而任其予取予求;慈悲,必须视时节因缘而进退得宜。明惠上人赶鹿的公案即是最好的例子:有一头迷路的鹿跑进高山寺,明惠上人看了连忙喊道:“这是哪里来的鹿,快把它赶出去!”不但召唤弟子驱逐,自己也一边拿起拐杖赶鹿。弟子们大惑不解,心想平时慈悲亲切的上人,连一只蚂蚁尚且护念,今天怎么反常的严厉,还亲身用杖赶鹿呢?正当大众议论纷纷时,上人向大众说道:“我是为了不让鹿习惯于人类,所以才赶它出去;鹿一旦习惯了和人相处,就会失去对猎人的警戒心,因而丧失生命。”慈悲不只是外在所现的柔软,其中更应具有智能的判断。

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祖师大德所立的规矩,无一不是为了护念大众的修行;有时我们只看到外相挥杖鞭策的严厉,而忽略这背后真正的慈悲。真正的慈悲,是兼具智慧的慈悲,是有担当力、智勇双全的慈悲。

阿尔费里德·伯恩纳德·诺贝尔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他没有妻子、儿女,连亲兄弟也去世了。诺贝尔发明了炸药,成功地开办了许多工厂,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诺贝尔立下了遗嘱:“请将我的财产变做基金,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一年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这就是从1901年就开始颁发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奖。他生前曾写下一篇短小精悍的自传:“阿·诺贝尔呱呱坠地之时,小生命差点断送在仁慈的医生手中。主要美德:保持指甲干净,从不累及他人。主要过失:终身不娶,脾气不佳,消化不良。唯一愿望:不要让人活埋。最大罪恶:不敬鬼神。重要事迹:无。”

武士信重问白隐禅师:“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吗?”



白隐禅师问他：“你是做什么的？”

信重答道：“我是一名武士。”

白隐禅师，听了很不屑地说：“谁会让你做门客呢？看看你这张乞丐的脸就够受的了！”

信重听了十分愤怒，想禅师怎么一开口就这么惹人生气，于是手按住宝剑剑柄，想教训一下他。

谁知白隐禅师仍不依不饶地继续说：“噢，你居然还有一把宝剑。你这样的人也配有宝剑吗？恐怕是一把废铁吧！”

信重被激怒了，果然把宝剑拔了起来。

白隐禅师这才悠悠地说：“地狱之门由此打开。”

信重听了，有所领悟。原来禅师这样做是在开示自己，赶紧收起了宝剑，向白隐禅师道歉。

白隐禅师见状，不慌不忙地说：“天堂之门由此打开。”

禅解：

从诺贝尔的墓志铭里我们无法将其与炸药的发明者联系到一起，里面根本没有提到炸药、战争、和平等字样。也许在这个墓志铭之外，根据他遗愿设立的诺贝尔奖已经将他的功绩表彰得无可复加，此处也就因此描写一些小事了。诺贝尔实验成功之后，人们慢慢就了解到了他取得的成就，然而诺贝尔更关心的是告诉后人一个完整的自己，于是整个墓志铭都体现了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据说，诺贝尔发明了安全炸药之后，深感到有人会把它用在战争中，于是利用自己的专利费设立了诺贝尔奖，专门奖励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人。类似的是，当爱因斯坦参与到发明原子弹之后，意识到这个武器对人类的巨大杀伤力，所以还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强调原子弹的危害。但可惜的是，美国还是没有听进劝告，还是在战争中投入了使用。虽然诺贝尔从战争的武器的发明中意识到了人类如不自我约束就有自取灭亡的可能，但是他指望的只是模糊的人类文明意识，但谁又能保证代表人类智慧的发明创造中就不会产生第二个安全炸药和原子弹呢？在这点上，白隐



禅师则看得似乎又有些过于简单,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不可能只是因为瞋怒,更何况国家之间呢?如果武士信重只悟到了瞋怒的危害,那么自然就不算悟道,而心魔才应该是真正的目标。佛祖在教导人们的时候说忍辱是达到菩提境界的途径之一,白隐禅师所开示的打开天堂之门就是忍辱的意思。

战争是人心欲望不能调和的产物。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甚至我们计算这段时间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上古神话时期。战争从一开始就以两个主体斗争出场。人们会说两个部落、两个国家、两个军事集团的战争,但决不会说某个国家和树木的战争,或某个部落与小草的战争。战争也一般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假如一场战争被称为是正义的话,那么会被大加赞赏,反之则是舆论的痛贬。战争其实说穿了就是人心欲望不可调和的产物。有的人会因为争夺土地能源而发动战争,譬如上世纪末伊拉克突然入侵了科威特;有的人会因为财富,譬如古代游牧民族对耕种民族的袭击;也有的人是因为更大的政治控制欲望,这常常起因于一些所谓的世界征服者的“大脑袋症”;还有的人甚至是因为美色,这就如海伦所引发的特洛伊战争。当然,被压迫人民反抗压迫者的战争也很多,这当然不是因为发起者——被压迫人民有着很强的欲望,而是说压迫者的欲望已经超越了社会承载的能力,对于老百姓而言,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现在,世界战争虽然更多地展现了高科技的优势,似乎先进武器从气势上就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然而,愈演愈烈的恐怖事件也开始融入到现代战争的舞台上,而恐怖袭击所表现出来的玉石俱焚的自杀式毁灭方式更加将战争中的人性暴露无遗,仿佛在诉说:太阳底下没有胜者。

和平也是一个与战争相对的概念。如果不懂得和平的真实含义,那么再壮观的和平盛世如果过于享受而不加节制的话,也不会踏实。

和平与战争相互交替的最好例子可能就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的封建社会一直重复着一乱一治的循环,柏杨先生